

只要有爱与温暖，必可润泽生命之树

肖勤是遵义人，那里的姑娘性格泼辣热情、简单真诚，和那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肖勤曾经在乡镇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人生经历让她越来越敬畏那些隐藏在茫茫人海深处和万家灯火背后的普通人。在中篇小说《暖》中，那个叫小等的留守女童，小小的心，等待着父母的归来，等待着家人团聚；在长篇小说《迎香记》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迎香带着村民一起凿隧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致富奔小康的千年梦想和人间奇迹。肖勤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入选第八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肖勤说，可治愈力是这部小说的精神价值——只要有爱与温暖，必可润泽生命之树。

本期嘉宾 肖勤 青年报记者 陈仓

1

遵义姑娘和这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

青年报：你有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看到“勤”字，就感觉很勤奋的样子。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肖勤：估计是反的吧？小时候我对父亲说我想用“琴”字，不想用“勤”字，父亲一眼看穿我的小九九，知道我是嫌“勤”字难写。后来到底是拗不过大人，只能乖乖用“勤”字，再后来慢慢长大，也许是父辈的祝福在某一个时刻穿越时空变成了现实，突然在创作上变成了一个勤快人。与其说是名字对我的影响，不如说是承载了父母的期望吧。所以这么多年，从没想过要用笔名。

青年报：你是贵州遵义人，请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遵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你自己又是仡佬族，你的文学爱好和审美追求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你青少年时代与这片土地最具文学性的故事是什么？

肖勤：贵州文化看黔北，黔北文化看遵义。遵义是贵州文化底蕴较为丰厚的城市之一，也有全国唯二的两个仡佬族自治县。人类的文明是沿着河流发展的，遵义有一条乌江、一条赤水河，两河沿岸的风俗文化、饮食与四川、湖南相近。遵义姑娘的性格泼辣热情、简单真诚，和遵义这片土地一样，生长最红最烈的辣椒，也流淌最清澈的河水。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大作家叫何士光，他的《乡场上》写的就是我外婆家那个小镇发生的故事。榜样的力量在于给你一种可能——原来大作家就在身边，他赶过集的小街你也走过；你喜欢吃的绿豆粉，当年他也吃过。文学很远，却因某一个人而近。于是，早在童年时期，我便开始有了文学梦，学编连环画，英雄走过九十九座山、打败九十九个怪物，救出仙女，之

后就没有了。那时候还小，不知道爱情的最终目的是在一起，光顾着打怪去了，害得英雄和仙女都没有结果，自己也当了一回最蠢又最纯的作家和编剧。小时候看不懂《红楼梦》，最费解的是袭人的名字，一个带着“人”字的名字，怎么可能是人的名字呢？我就自己给袭人脑补了一个画面：她是一条龙变成的人，穿着人的衣服，然后身上全是龙鳞。这种人宝玉肯定不会喜欢……幼年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最终《红楼梦》没读完，就上初中了，开始迷武侠小说。为了看书，用手电筒捂在被窝里看，有一回差点把自己捂憋过气去……大脑缺氧时的想象力尤其丰富，可以看到许多正常时不能看到的色彩和画面，可惜不能持久，持久下去人就没有了。

青年报：你一直都在贵州，有没有向往过其他地方？你出生的那个地方还有没有你念念不忘的人和事？

肖勤：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贵州，也没有向往过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工作、创业。我比较怂，平时大大咧咧像个侠客，其实特别怂。表面是个E人，其实是个I人。在陌生的地方喜欢当一只蜗牛。我出差经常是离开一个地方了，登机前才给当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来过了，我现在准备走了。”偶尔在陌生的城市流浪一下，绝对不会超过住所方圆一里地。但我特别喜欢跟着胆子大的人一起混，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当人家尾巴。一路上特起劲，说我听说这个、听说那个，要不咱们这样、或者那样，说得一路生花，仿佛自己亲历过似的。

要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种过的那些树。从小到大参加植树节，我种过许多树。然而，它们最后都变成了街道、小区和广场，变成了柏油马路或水泥广场。我想

它们的魂还在那里，和夏天吹过的风、冬天飘落的雪在一起。我喜欢这世上的每一棵树，孤独而勇敢的树，哪怕它们已经消失在城市的进程中。但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永远苍翠。今年植树节，我又种下了一棵树，是老鹰茶树，种在一个叫云鼎书院的地方。但愿它与文学和情怀一样，永远在。

青年报：资料显示，你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组织干部、乡长、副县长等职，这些人生经历为你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什么样的素材和影响？

肖勤：二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乡镇。镇政府背后是高耸如云的黑沉沉的大山，每当夜晚降临，镇政府人去楼空，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楼里，黑夜像海浪缓缓漫上来。站在楼顶，看着遥远山峦上一盏盏稀疏微弱的灯光，我陷入了困惑：山那么高、水那么深，人们世世代代住在这大山里，是为了什么？

很快农历七月半到了，这是贵州民间十分重要的节日。人们到了夜晚都会燃香点烛祭祀祖先。那天我和同事下乡，直到夜晚降临，我们依然还在黑黝黝的大山里赶路。突然，夜风吹开云层，一轮月亮在山冈上缓缓升起，对面山上开始陆续亮起腥红色的微光。紧接着，老百姓祭祀的烛火在群山中陆续点亮，远远近近的山野仿佛变成了星空，闪烁着成百上千的星光，场景无比震撼。我呆站在高山之巅，想起白天交谈的那些农户，他们大多沉默寡言，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他们的激情。可此时，我却感受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祖先和生命的敬畏与虔诚，感受到了他们最汹涌的情怀。那些火光是他们对幸福和未来的憧憬。

从那时起，哲学意义上的成长渐渐形成一种创作上的自觉。乡

镇生涯既艰辛也快乐，它是一座创作的富矿，给予我太多厚实而绵长的细节与美好。我在同事和长辈的带领下，学会在冬日的寒风中挑来牛粪沤堆，为来年的烤烟地准备有机堆肥，看见一只蚂蚁用忙碌来印证我们沤肥的成功。大雪飘飞的季节，我们拿着竹竿丈量茶园。路过农户家门口，他们会递来一杯酒，让我们暖暖冰凉的胃。然后告诉我们，来年女儿要嫁人了，嫁到城里去过好日子。前年地里开始种生姜和香葱，赚的钱也比往年多。他们说话时，用采割过苦藤的漆黑手指抹过眼角的皱纹，笑容和泪光一样璀璨。仲夏夜时，我们打着手电筒，沿着沟渠查看各村秧田放水的情况。听着潺潺的清泉声欢快流进一块块秧田，月华如水银一样泻满山路。它们晃啊晃，和着水稻抽穗扬花的芬芳，和晚风一起扑入我怀中，那是丰收的味道。月光催化了某些思考，我更加理解生活在大山里的意义。人们像一把把倔强坚毅的锄头，一口一口啃碎泥土，种下希望。每一个秋天都是对春天最郑重的交代。遇到狂风暴雨、干旱酷暑，希望破灭时，他们又会变成一粒粒勇敢的荞麦，和大地交换微弱又谦卑的诉求。四季轮回，从来没有一个年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称心如意。但只要谷子进了仓、辣椒下了树，他们都会心满意足地在香火下感念风调雨顺。在山村，欲望从来不会膨胀，它和胃一样自觉而谦逊。

我喜欢这样的朴素和执拗。十多年来，我的创作大都以西南腹地为背景。在创作长篇《迎香记》时，我跟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迎香爬过五座高山，那曾是麻怀村孩子们出山读书每天必须攀越的山岭，一天来回两次，一次三个小时。后来，邓迎香和村民一起凿隧道，他们用钢钎凿、用手刨，用了整整十多年的时间，凿出

了一条麻怀隧道，孩子们从这里出山只需要走十分钟。我问邓迎香，那么厚的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凿洞的勇气和毅力从哪里来？她说，几十户人围在大窝凼里，夜里静得连狗都不叫，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有多深，勇气就有有多大。我又问她，为什么不搬出去？邓迎香说，要是嫌家乡穷就都搬走，那农村怎么办？

为了凿洞，邓迎香付出了农村女人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当她代表麻怀人民坐上飞机去北京领奖时，已是一位手上长满老茧的深山中年妇女。一穷二白的麻怀在她的带领下，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致富奔小康的千年梦想，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在距麻怀村七公里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天眼。为了建成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之父”南仁东默默付出了二十余年光阴。在我的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中作为故事原型的重庆新桥医院血液科团队，他们持续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实现骨髓移植从无到有，再从全相合移植做到半相合移植，为中国西南地区血液病人带去生的希望。科研的道路和凿洞一样绵长寂寞，但他们都在孤独中开出生命中最灿烂的花。

在基层和一线的人生经历，让我越来越敬畏那些隐藏在茫茫人海深处和万家灯火背后的普通人。他们执著、坚韧，无声地耕耘、守卫这片土地，一往无前、勇毅前行，用汗水和智慧在人世间点燃一盏盏祈福的灯火。我从不后悔自己当年选择在乡镇工作。在基层工作，我庆幸我用文学的眼睛看到并陪伴了那些孤独勇敢的行者。所以，当我有很多机会离开基层时，我都选择了拒绝。基层生活和工作经历是苦的、累的，单调而繁杂，但换一种心态去注视的话，它们何尝不是创作的富矿。

2

血液是生命，是通道，是途径，通向爱和生生不息。

青年报：在你的早期作品《丹砂》中，有一个中篇是讲述乡村的留守儿童，你怎么那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群体？你想以作品给人们带来什么？

肖勤：我最早在乡村工作时，正是打工潮最盛的时期，农村的空心化很严重。留下的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留守儿童比较多。在日常走访中，我发现其实留守儿童和老人最盼望的不是我们去送点米和油、民政救济或者是慰问金，他们最盼望的是家人的团聚，老人可以看到儿孙满堂，

孩子可以每天有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缺失了中间一代人的乡村是不圆满的、是残缺甚至孱弱的。于是我写下了中篇小说《暖》，作品中的留守女童名叫小等。小小的心，等待着父母的归来，等待着家人团聚。

我希望通过作品，引发更多的思考，让更多人的目光关注到这个特殊群体，让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圆满温暖。因为今天的孩子会成长为明天的父母，童年不曾得到温暖的他们，如何在成年后学会温暖他人？当然，也许正

因为童年缺失爱，往往成年后会学会更多地爱人。可是，期待在没有水的沙漠里长出一片绿洲终究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赌未来，尤其是拿孩子去赌未来。

如今，留守儿童的问题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升和乡村振兴，正渐渐从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变成个案和局部。越来越多的小等到了父母回乡创业，所有细小孤单的梦想都在温暖的怀抱中变得饱满而坚强，这是好事。

青年报：现在整整12年过去了，你的主人公们，现在过得怎么

